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沒有免費的午餐，同樣，我們視為精神食糧的「早餐」，何嘗不是沒有免費、免費產品供應商不是什麼善長仁翁，他們都要賺錢，都要吃飯，甚至要賺大錢，吃大茶飯，他們製造這些所謂「精神食糧」，經費不是天降下來，投下巨資，最終得靠廣告還本，期望還本之後賺它個天文數字；而廣告中商品，又得靠它顧客超越商品本身價值若干倍的消費來賣廣告，換言之，你買了這個商品，已給你享受中的精神食糧付了費，而這些商品，當中總有一樣不能不買，就算一萬八千「珍品」不心，成本三毛錢賣到十元八塊一瓶的飲品，就連索取免費報紙的公公婆婆，要喝這麼一瓶飲品，無形中已先付了買報紙錢。免費電視收取的廣告費更了不起，聽說在黃金時段一小時，等閒十多廿萬，某一商品，廣告出現在一家電視台，賣一百元，出現在兩家電視台，就賣一百二十元，可以推知，現在在兩家電視台，肯定就賣一百五十元了，甚至增幅應該不止三四十個巴仙，近年通貨飛漲，除了租金，與免費報紙和電視廣告的瘋狂騰漲，也有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吧。

哪有免費這回事

以為多了一個免費電視台，娛樂節目多了選擇，也就多了精神享受，未免有點天真，其中大部分你沒有時間收看的節目，廣告中你要的東西其實已付了費；何況節目太多，看得這個不看得那個，看這錄那，也沒那麼多時間消化，必然走更多其他你想看的東西。

「少食多滋味」精神食糧亦如是。所以還是寧願直接花錢買實料，有個不賣廣告的收費台，反而比高薪挖角的「免費台」對觀眾有好處。（羊毛出在羊身上，廣告商品的消費者才是免費大台真正的大老闆）不需倚賴廣告養命的電視台，觀眾至少免費時看看廣告，而且付了錢，也不必免費台抱住「唔收錢係咁啱啱」，那種不惹節目沒人收看的市儈心理而相製濫造。收費吧！

琴台聚

孫浩浩

最近從網上看到兩張相片，之後這兩個畫面一直在腦內迴蕩，揮之不去。一張是被虐的貓相，另一張是兩名中東兒童被擊斃，倒臥血泊中。

人本善？

貓是生活在那一帶的流浪貓，名字叫阿Miu，阿Miu慘被幾名青年「當波踢」。相片雖然有點慘，但清楚見到阿Miu吐鮮血，最後因為傷重而遭人道毀滅。事件發生之後，警方迅速破案，拉了三名涉案男女。然而這事只是冰山一角，虐待動物的事件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事之後的幾天，又有一隻流浪貓被虐待致死，其腹部有懷疑被水喉通插穿的痕跡；兩天後，又有另一隻小貓給虐殺，腸臟都被扯出體外。行兇者手法之殘忍，你可以想像得到嗎？

熟悉我的人都知我喜歡動物，但卻害怕見到那些虐待動物的相片。在臉書上，我會轉載可愛的動物相片，亦會轉載動物領養的貼文，但有關動物被虐待的相片，我一定不會轉發，因為不想助長這股風氣。我甚至不會看以動物為主題的電影，因為知道拍攝過程會令動物受驚、吃苦。可是，最近虐待動物的消息及相片卻堆滿我的眼前。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十三天的郵輪之旅，於希臘雅典起航，途經以色列、塞浦路斯，終於土耳其伊斯坦堡。對我而言，希臘只是前菜，塞浦路斯和土耳其是甜點，以色列才是主菜大餐。

理性與感性遊聖地

希臘和土耳其，十多年前已經出現在我的旅遊紀錄上，以色列卻從未在規劃中，並非不想去，而是一直不敢去，不敢獨自兒去，不敢以自由形式去！所以囉，一見有如此抵玩，又不用自己傷腦筋安排行程細節，又不用天天換住宿的郵輪之旅，當然馬上「撲」去了！

同遊的馬牧師夫婦已作多次聖地遊，但未能走完全部聖地。馬牧師說，到聖地遊覽的人士可以從不同的渠道認識與聖地有關的地域和事件。理性方面，可以從地理環境探索某些事件的歷史和重要性；感性方面，又可以從親觀親歷作靈修和默想，反思神的妙手奇工。

聽牧師一席話，茅塞頓開。在隨後的以色列行程，馬牧師夫婦還充作義務導遊，沿途解說各遺跡景點的背景資料及相關聖經故事，令大家獲益良多。

一刻我仍清楚記得，相中的環境並沒有被轟炸過的痕跡，換言之肯定不是誤中區區而產生的傷亡，而是有人向著手無寸鐵的小孩開槍。

小時候，老師教我們要熱心助人，看到別人有需要時，都不應吝嗇，我們甚至聽過不少捨己救人的英雄故事。可是，今天的老師、父母，甚至電視上的「警訊」，都教我們當人向人求助時，要加倍小心，別輕易相信他人，否則可能會受騙，招致自身損失。所有的價值觀、道德觀，好像都要重新學習過。我開始懷疑究竟人本善，還是本惡？末世之說，近年越趨旺盛，假如是真的，我相信並不是上帝要滅絕人類，而是我們人類自招滅亡。



■托馬斯·曼 網上圖片

命運，使她意識到自己以前過得是渾渾噩噩的日子，丈夫雖然有錢，但是粗鄙、醜陋、蠻橫，不懂得珍惜和愛護。史平奈爾雖然發現和啟發了美，但無權無勢，單薄弱小，不能給女主人公提供保護，只能給她的丈夫寫一封冷嘲熱諷的信，結果遭來一頓辱罵，自己還結結巴巴，毫無還手之力。小說告訴人們，美與醜的爭鬥，每時每刻都在上演，但美往往不是醜的對手。醜惡是強大的、有權勢的，它不顧一切地前進，踐踏和佔有沿途看到的所有好東西，並且不遺餘人。

《托尼奧·克勒格爾》描寫了一位藝術成就很高，但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作家，他只能躲在陽台玻璃的背後，用羨慕和嫉妒的眼光看著平常人們的歡樂舞蹈。他感嘆：「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問題比藝術家跟他自己人性方面的矛盾更折磨人了」。

《死於威尼斯》非常著名，後來還被拍成了電影。小說描寫作家阿申巴赫到威尼斯度假，遇上了一位美少年塔齊奧，「少年臉色蒼白，神態幽雅，長著一頭蜜色的柔髮，鼻子秀挺，像天使般純淨可愛」。阿申巴赫真的愛上了這位俊美的波蘭少年，他覺得無論在自然界或造型藝術中，從未見過這樣精雕細琢的藝術作品，塔齊奧就是美的化身，一舉一動都美輪美奐，作家廢寢忘食，傾力而為，追求的不就是這樣一個完美形象嗎？阿申巴赫完全陶醉了，到處追隨著美少年，整個人被激情所左右，威尼期爆發了一場霍亂，遊客紛紛逃避，阿申巴赫也了解到事態的嚴重，但為了多看塔齊奧一眼，他卻不願離開威尼斯，最後染病而死。

阿申巴赫對少年的追求，是一個獻身於美的事業的人之生命寫照，是作家對美的不懈追尋與熱愛的象徵。當這種追尋和愛達到一定程度後，人完全處於忘我的狀態，理性被情感之火燒得片甲不留。燃燒的激情一度使他靈感如潮，寫出優美閃亮的文字，同時也使他情感失控，不再顧忌自身尊嚴與健康，最後的悲劇因此難以避免。

《沉重的時刻》是以大詩人席勒為原型創作的。夜深了，而且很冷，小說主人公身體有

永恆的鬥爭

在讀過的德語作家中，托馬斯·曼最讓我欣賞和欽佩。

很年輕的時候，二十三、四歲吧，我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她漂亮、白皙、長髮飄飄，聰明活潑、愛說愛笑，只有一個缺點，不愛看書，也搞不懂我為什麼整天讀書。結果當然是沒有結果，兩人最後分手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難以擺脫痛苦和抑鬱，一天傍晚，讀到了托馬斯·曼的《托尼奧·克勒格爾》，小說主人公的話道出了我的心聲：「只有不讀《茵夢湖》，也不寫什麼和《茵夢湖》一樣的東西的姑娘，才會如此美麗和開朗，悲劇就在這裡」。

《茵夢湖》是德國19世紀小說家施托姆的作品，講述了一對年輕戀人有情無緣的故事，作品藝術造詣很高，瀟灑著濃重的惆悵與感傷。托馬斯·曼顯然很喜歡施托姆，他自己作品的一個主題，也是人的苦惱、憂傷和困頓。與施托姆相比，托馬斯·曼更強調了人在現實中的矛盾與困境，他精心描寫了對美的熱愛和追尋中人的渺小、卑微和致命的軟弱。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常見的事實，美往往被上層權貴、粗魯的富豪乃至強蠻之徒所佔有，美時是無辜的、無知的，美天生驕傲而高貴，聖潔無比。在命運之神片刻的疏忽中，美也有逸出常軌之事，在靈光的感召下，美幡然醒悟了，美不再與醜惡與庸碌妥協，美要與霸佔者決裂，而人的高尚、偉大、超越性和犧牲精神，正是在對美的愛慕和追求中得以體現的。

1875年，托馬斯·曼出生於德國一富商之家，很早的時候就展現了文學才華。年滿21歲時，他有資格從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產中獲得每月160到180馬克，這樣生活就有了保障，從此成為一名自由作家。1897年，托馬斯·曼開始《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創作，4年後小說發表並獲得巨大成功，

奠定了他在德國的文學地位。1929年，托馬斯·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30年德國大選，納粹一躍成為國會第二大黨。托馬斯·曼厭惡這種煽動性的政治勢力，他稱納粹主義是「怪癖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蟲惑民心，是罕見的粗魯」，對「群眾性癡癡、流氓叫囂、反覆高喊單一口號直到嘴角帶沫」的大眾狂熱，他反感到極點。他質問是否「納粹理想所要求的低級的、思想單純的、腳後跟行軍中喃喃作響的真誠，這種全民族的單一化，在成熟且經驗豐富的德意志民族中，真的可以實現？」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同年，托馬斯·曼開始流亡生活，先是瑞士，然後是美國。1936年，他寫道：「對人類、道德及審美的無數觀察讓我確信，現在的德國政權對德國和世界都不會有什麼好處。」他被納粹剝奪了德國國籍，他聲明不承認那個「佔據在德國土地上的滅絕人性的統治政權」，這個政權「沒有思想，卻又反對思想，反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東西，反對自由、真理和正義」。1938年到美國後，托馬斯·曼接受《紐約時報》採訪，他高昂地宣稱：「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著聯繫。」

在托馬斯·曼的創作中，以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浮士德博士》最為著名，而最精練地表現了作者對美的追求主題的作品，是《特里斯坦》、《托尼奧·克勒格爾》、《死於威尼斯》和《沉重的時刻》。這四篇小說被人稱為「藝術家小說」，是作家關於美、創作和藝術家問題的思考與總結。

《特里斯坦》幾乎就像一則寓言。女主人公科勒特揚夫人患有嚴重疾病，但仍美麗動人，作家史平奈爾是美的發現者，他為人孤僻，不善與人交往，卻能啟發女主人公重新看待和思考自己的

隨想

興國

以前在台灣打工的時候，中午休息時常常打開電視上的日本NHK台，收看相撲的直播，那個時代，應該是日本相撲的黃金時代吧，因為遠在台灣的我也對之發生興趣。

由於相撲是日本國技，所以相撲一詞，一直以為是和吐司、坦克、馬拉松等詞一樣，是漢語中的外來語，卻原來並非如此。這是我看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語詞彙》後才恍然大悟的。這本書的作者周為說：「相撲是在南北朝到宋元時期中國的一種體育運動，這個詞也是當時習見的詞。但是隨著這種運動傳入日本，並成為日本的國技，相撲這個詞成為了日本語中的一個基本詞。當相撲這種運動從中國人眼中逐漸淡出，相撲這個漢語詞為國人淡忘。」

原來如此

所以像我這種不了解歷史的人，就認為相撲是日本語，是外來語了。書中還提到，是假如你到天津旅遊，來到天津的，很可能是餛飩，因為餛飩的方言，包子是指饅頭，而我們常吃的有餛飩的包子，餛飩人稱為餛飩。而在上海，只要是用發麵揉出的麵食，不管有餛飩無餛飩，上海話一律叫做饅頭。所以我們偶爾才吃的雪白

的饅頭，在上海要說白饅頭。我們到內地旅遊，常常聽到他們把一讀作什麼，七讀作拐，零讀作洞，造成誤讀誤聽而引發的誤會。所以，要想了解漢語的詞彙，避免想起包子買到的卻是饅頭，不妨看看這本《漢語詞彙趣說》。

文武盲公竹

杜亦有道

前年之多倫多小姐倪晨曦有的。倪晨曦成了環宇公司半年，只拍過一部片《哪年》，反應不俗，但她卻成了環宇旗下最忙碌之星，商業廣告和剪髮開店等活動幾乎一日沒停過，成了廣告最忙星，和她想拍多些戲之願相違，但卻已傳遍黃宗澤等男星向她追求的風聲，倪晨曦說如此也好，好過她的師姐江若琳和李彩華，一直和老闆林小明傳出各類新聞，青春美女傳被其他男星追求是正常之事也。

倪晨曦多倫多大學畢業，她說想學阿杜之親女兒杜如風一樣，杜如風讀過四家大學，精通中英日法四語，現做了編導寫劇本和寫作人，向文化方面發展，倪晨曦也想走這一條路，阿杜祝她努力之下有所成功，不要生得漂亮便做了绯闻明星。

倪晨曦說擔保無此誤會，因為從小到大從不相像，連高矮都不同，一次也沒有猜中她們是「孖女」，所以構不成誤會。

倪晨曦說擔保無此誤會，因為從小到大從不相像，連高矮都不同，一次也沒有猜中她們是「孖女」，所以構不成誤會。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我自一八七七年莫斯科大劇院首演以來，《天鵝湖》不但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劇作，也成為各大芭蕾舞團不能不跳的劇目。除了舞曲優美，舞蹈動作也在飄逸柔美中透出鏗鏘之力，從群舞到組舞，雙人舞到單人舞都出色，雪白

冰上天鵝湖

各大芭蕾舞團都有定期的優美演出。《雜技天鵝湖》首演，由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演出，那是結合了雜技和芭蕾舞高難度的動作，記得師演王子和白天鵝的「一對夫婦」，王子用肩膀和頭頂把白天鵝高高托起，她更重腳在其肩和頭上起舞甚至旋轉，當時，現場觀眾在為其近乎完美的技藝驚嘆時，也為王子的雙肩和頭頂驚悸！那有多痛呀！

上周末在澳門的威尼斯人劇場，我則看了另一種形式的《天鵝湖》，那是由莫斯科冰上表演團體 Iceberg Ice Show 專程表演的《冰上天鵝湖》(演至本周末)。一群曾在全球各級賽事中榮獲獎牌的滑冰高手在由澳洲著名舞台設計師 Eamon D. Art 精心設計的冰上舞台上翩翩起舞，集化冰滑冰技巧、古典樂曲與精美服裝於一身，並充分展示了滑冰的流暢美。

《天鵝湖》的故事家傳戶曉，它的芭蕾舞形象也深入人心，但冰上演繹則呈現另一種風情，在古典韻味中注入了摩登舞步，服裝形象也有異於傳統的硬紗綉紗和緊身衣褲(男士)，有別於經典的精緻，它猶如一場輕快的視覺盛宴。